

●阡陌流年●

南湖与东湖

□张婧妍

人生如逝水,往事若流波。这流水汤汤,不舍昼夜,带走了多少浮世悲欢,又沉淀了多少岁月深情。

离家赴武汉求学的前夜,我照例与父母一起在南湖边悠悠散步。不时拂面而来的晚风,将一池湖水吹皱,碧波涟涟,岸边的柳枝依然繁盛,静谧而惬意,是我熟悉的美丽景象。

“到了武汉,饭后也记得散散步锻炼身体。”母亲笑着说,“南湖是不是都逛腻了?估计你不会想家。”我满心是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和憧憬,朝母亲吐了吐舌头,没有说话。

我们默默地走到一条小路的尽头——从家到这里,正好半小时,是我们走了10年的“饭后一圈”。这圈路见证了我从幼童到少女的整个成长史。四五岁时最是调皮,一定要蹦蹦跳跳地走在家人的前面;八九岁时最喜欢和父母长辈分享今日学了哪些唐诗和新单词;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一边听英文歌一边散步,或者听父亲讲滁州的历史文化。

母亲细细叮嘱我:“武汉夏天热冬天冷,散步要是出汗,不要立刻脱外套,你从小就贪凉,自己一个人一定要注意。”我一一答应,心里却飞向了千里之外的东湖之滨,琅琊山上。

初见东湖,是在9月初的清晨。我骑车到学校的凌波门,一出校门便被眼前的浩瀚震撼了。早已耳闻东湖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但亲眼见到这延伸至天际的浩渺烟波,心里的感触更加深刻。

第一个周末,我便起早去看大名鼎鼎的凌波门日出。天色未明,已有数十个学生坐在湖边的观湖栈道聊天等候。水天相接处的一抹淡青,渐渐染上些微醺的橘红。忽然,一道金光刺破云层,在水面上划出闪烁的光路。那光路越来越亮,越来越宽,仿佛天神投下的金桥,顷刻间,万道金光洒满湖面。每一道波纹都闪着金鳞,随波涌动,美得让人屏息。我忽然想起南湖的温

柔,想起母亲的调侃,想起家乡的清晨。天下的太阳都是同一个,那么,此刻南湖也该沐浴在这片金光中了。

黄昏时分的东湖则有别样的美感。落日熔金,将西天的云彩煨成暖融融的橘红,丝毫不吝当地泼洒在湖面上。湖水于是醉了,漾起细碎的金波,一路荡漾到岸边来,轻轻拍打着石阶,发出温柔的呓语。我和好友走在浸着夕阳的湖滨小道上,湖风拂面,带来水汽的清凉。室友是武汉本地人,对东湖自是熟悉,“东湖有7.5个西湖那么大呢!”语气里带着几分自豪。顿了顿,她又眨眨眼,笑道:“不过我一直想去你们滁州的醉翁亭看看,哪个中文系不知道《醉翁亭记》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我们相视一笑,山水之间,原来早有知音。

春日里的东湖是最生动的,处处写着青春的名字。我常常在下午和好友租辆自行车,沿东湖绿道骑行。路边有樱花盛开如云,垂丝海棠也垂下粉白的花帘,草地碧绿如海,而我们穿行其中,任春风拂面,花香满衣。远处湖波粼粼,近处花影摇动,天空湛蓝如洗,云朵也仿佛为我们停留。那样的时刻,天地开阔,青春正好。

每次放假回家,南湖总是第一个迎接我的“老友”。去年春节,好朋友早早约我去南湖看灯会。入夜,南湖变成了琉璃世界,各式花灯渐次点亮,倒映在水中,仿佛上下辉映着两重灯会。有灵蛇蜿蜒,彩光熠熠,喜迎新春;有莲花绽放,锦鲤游弋,传递吉祥如意,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灯会人潮涌动,我们被人流挤到湖边较安静处。水面倒映着明月与灯火,浮光跃金,静影沉璧。好友忽然说:“你有没有觉得,南湖变小了?”我望着熟悉的湖面,轻轻摇头:“不是湖小了,是我们长大了。”想起《论语》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叹,恍然明白:南湖就是那条永恒的

逝川,默默流淌,见证一代代人成长离别。而我们,就是流水上新起的涟漪,在前浪推动下,荡向更广阔的天地。我望向湖面,灯光、月影、人流、笑语,一切熙攘皆落进这粼粼波光之中。那一刻我才懂,无论走多远,我始终是南湖湖畔长大的女儿。

今年返校前,又陪母亲绕南湖走了一圈。柳枝新绿,春水初涨,几个孩子在水边嬉戏玩闹。“还记得你小时候吗?”母亲指着湖心亭,“非要在那里背书,说湖水记得住。”我当然记得。小学的时候,我总爱在亭子里背诗,后来初高中学习累了,也会来这里坐坐,看一湖碧水荡漾,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其实湖水真的记得。”母亲微笑,“她记得你每次开心或不开心,记得你从小不点到长大成人。”

返校的列车启动时,我没有伤感。因为我知道,东湖的波澜壮阔与南湖的温柔宁静,已同时流淌在我的生命之中。一水温柔,似母亲永不干涸的牵挂;一水浩瀚,如青春勇往直前的奔流。逝川无尽,带走的是年少的懵懂与彷徨;新漪不绝,漾开的是成长的领悟与从容。这两脉水在我生命的河道交汇相融,共同荡漾出青春的纹路——那既是故乡月下的温柔涟漪,也是异乡朝阳下的壮阔波澜。水纹终会随岁月淡去,但水之印记已刻入血脉。此后无论行至何方,只要俯首倾听,总能听见生命深处,两湖之水仍在静静荡漾,声声回响。我在东湖之滨写下这篇文字,窗外夕阳西下,湖面泛起万点金光。我知道,同一时刻,南湖也荡漾着温柔的波纹。每一个离开故乡的游子,都是故水上新起的涟漪,带着源头的记忆,奔向远方的江河湖海。而无论我们荡得多远,那最初的水源,永远是我们回望时最温柔的归宿。

南湖东湖,皆是我生命之水。逝川新漪,俱成青春之纹。

●生活札记●

节气到了秋分,仿佛一切都在“中”里行走。

秋分这天,刚好落在秋季90天中间,不偏不倚,将秋一分为二。《春秋繁露》言:“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秋分日,太阳抵达黄经180度,阳光直射赤道,不多不少,将一天24小时均等分割、昼夜等长;阴阳之气,力量均等,各占半壁江山;气温不冷不热,夏热已退,冬寒未临,凉爽的风拂过面庞,让人心平气静。这不是简单的平分,而是宇宙下达的一道“中”字令。

天道有令,地道效法,一切都向着“中”悄然归位。田野里,稻穗低垂,那弧度刚刚好,多一分失挺立,少一分欠厚重;邻家的石榴,灯笼似的挂满枝头,她张着嘴,说这颗熟得刚刚好,摘早了酸涩味重难入口,摘迟了软糯发面少了脆;公园里,栾树枝头花黄与果红并存,一半承夏的余温,一半染秋的清涼。

秋分三候,更是将“中”字演绎得惟妙惟肖:“雷始收声”,是阳气恰时中止,而非骤然沉寂;“蛰虫坯户”,是生命感知时序的适得其所,而非仓皇躲藏;“水始涸”,是泽润适度的有序收敛,而非突然枯竭,每一个物候变化都守着“中”的分寸。

此时,人间烟火里,灶台上正炖着“秋汤”,排骨加莲藕,虽不是大补之品,也不是寡淡之物;秋分竖蛋,寻的就是那一点点特别的平衡;树下对弈的长者,落子不急不缓,输赢付之一笑。这些稀松平常的小事,折射出中国人骨子里对“中”的追求。走守中之道,是中华文明共同的记忆。古有秋分祭月,今有秋分庆典。无论是祭拜月神,还是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都是为了在百果挂枝、五谷归仓的日子里,心怀感恩、致敬劳动,既享受汗水换来果实的喜悦,又不忘为雨雪封门做好准备。

这条守中之道,放进为人处世里,就是我们一直被教育的:与人相处,既不要疾言厉色,也不要刻意逢迎;待人接物,既不要太过刻薄,也不要太过迁就;面对得失,既不要狂喜失态,也不要颓废沉沦。

人生在世,应当有阴阳相半般的通透清醒、有寒暑平和般的从容笃定、有昼夜等长般的守中持正,方能在万千变化、纷繁复杂的岁月长河里,沉淀出真正的安宁与平和。这大概就是秋分给予我的最深启示。

晚归
李陶摄

●桑梓留痕●

墙上芦苇

□刘峰

那一年秋晨,东方才露出鱼肚白,我“吱呀”一声推开门,只见青灰色的天穹下,小院的北墙豁然开朗,一望无垠的青绿呼啸而来,宛若一帧色调唯美的电影画面。

“不好啦,北墙被风吹倒了。”父亲听见我的尖叫,吃了一惊,顾不上穿鞋,赤着一对古铜色的脚从屋里奔了出来,问伤着人没有?见我好好的,父亲叹息道:“多亏了这堵墙,挡了这么多年的北风,它准是累了。”

趁天晴,父亲决定砌一堵结实、耐用、美观的墙。那个时节,金澄澄的稻子已收割,田里只剩下稻茬。父亲拎着镰刀,吆喝着家里的那一头老水牛,水牛拉着碌碡,我扛着一柄亮闪闪的锹,一起走向田野。

原以为父亲会像村民们一样,采用田里的泥土造砖。要知道,田土里藏着丰富的水稻根系,对土砖起着稳固的作用。然而,我的判断错了。父亲径直走向田边的一处干涸的草塘。草塘已干,生着密密麻麻的芦苇。父亲挥舞着镰刀,不一会儿将芦苇割尽。

首先是碾土,水牛拉着碌碡,一圈一圈,将土压实;然后是切砖,当锹刀插入塘底时,芦根随之而断,吱吱声不绝于耳,一块块方砖随之而出;最后是晾晒,让砖面充分接触阳光,越晒越香,待干透后,用牛车拉回。

我们父子俩花了整整一天,用粘糊糊的泥浆,把砖砌上,将断墙补好。

一转眼,春天到了。被融化的积雪濡湿的新墙上,冒出了紫红的芦芽,尖尖的,嫩嫩的,乍一瞧,还以为是竹笋。不久,它们伸出碧苍苍的芦秆,长出青嫩嫩的叶子。到了春暮,叶片丰腴,俨然一堵绿墙。

端午节,去北墙掐芦叶包清水粽,只见芦苇长得真稠,青灰色的

芦花被风梳着,宛如白鹭在抖露蓑羽,是那么的洁净、丝滑、柔软。墙垛间,有野鸟低沉地啼叫,那是一对鸬鹚用芦叶织了爱巢,正在恋爱、孵卵。

夜间,当读书累了,一个人来到小院漫步,只见地上积水空明,芦影如藻,苇丛深处,有小虫唧唧,愈加增添了小院的静谧。

又到秋天,芦花开始转白。霜天寥廓,清晨推开门的一刹那,一缕沁人的清香扑鼻而来,仿佛身在河之洲,恍惚间,甜蜜的哀愁自心底泛起。

黄昏,鲜红的夕照似乎要将一墙芦花点燃。人立墙下,一天下来的疲惫与得失,顿时云散烟消,慢慢化作了一株有思想的芦苇,变得圣洁起来。全家老少喜欢于墙下摆一方小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虽然那时家里贫困,但是很快乐。父亲高兴了,还会烫上一壶酒,浅浅饮,慢慢酌,风轻云淡,海阔天空,一直饮到月上中天、露水下来。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不论季节再怎么干旱,天气再怎么恶劣,这一墙芦苇竟都活了下来,而且愈来愈茂盛,有几株竟窜上了屋顶。

有一次,我在墙角挖蚯蚓,竟惊讶地发现土砖里的芦根已顺着墙体钻入了地下,犹如肥美的蟹爪,纵横交错,肆意潜行,顽强的生命力令人叹为观止。

风,仍在不管不顾地刮。然而,由于芦苇的守护,这一面北墙在与风的抗衡中,越来越坚固。

一整个冬天,北墙的芦花不时飘起,有时一团,有时一缕,被风扯走的芦花,有时在冬夜,飘向不可名状的远方,有时在黎明,飘向终将回归的春天。

若干年后,我离开了家,走向了远方。不知为何,于渐行渐远中,偶尔梦见的,除了父母,还有这一墙芦苇。那是不可重来的风景,那是一位父亲对家人的爱,也是一位游子对故土的眷恋!

●诗韵潮声●

秦栏三题(组诗)

□吴振文

秦栏古松

古镇街口的牌楼
斜映在秦栏河中
你把辞官寻母的文书
按下手印,贴上封口
栽一棵古松见证
掬一捧家乡的泥土
走向寻母的漫漫长路
从秦栏河畔到渭水北岸

古松的根在时光里匍匐
像他当年踏遍山川的崎岖
几番电闪雷劈
打折了古松遒劲的翅膀
却抽不走初心的坚守
像他当年熬过的霜雪
几番被洪波冲走
却依然逆水行舟

古松周身被洞穿缠绕
像他当年徒手与猛兽搏斗
留下的道道伤口
古松枝干满满的皱纹
像他当年寻母
跋涉间未擦干的泪痕

千里风梳,千年雨沐
守着这棵千年古松
已经破碎的华盖里
依然藏着遥远的记忆
长长伸展的枝条
传递着孝心的接力
车轮里裹着孝行的风
一圈圈永恒

秦栏古松
站成了一座活的碑
凝成了古镇孝悌常青的魂
更成了千秋大地信仰的图腾

秦栏卤鹅

秦始皇牧马的湖饲养
朱寿昌陪伴母亲放鹅的草场生长
佐以八珍的古方
续着代代相传的百年卤汤
文火跟着时光
熬出琥珀色的向往
微酥里裹着淡淡的咸香
弥漫了古镇的大街小巷

千里奔天长,只为卤鹅香
剥份鹅杂,切盘卤鹅
浇一勺老卤滚烫
剥那
味蕾跳着欢歌
醇香沁入心房

人间至味是清欢
人生的乐趣在寻常
黄山归去不看山
秦栏归去鹅不尝

秦栏电子

古镇,晨曦微露
上班人流的车灯
宛如流水线上的焊点
拧亮古镇第一缕晨光
在产业集群的脉络里闪烁
铺开秦栏电子的诗行

高压包包揽天下
遥控器遥控东西
充电器连起七大洲四大洋
点亮万家灯火
助力世界生活芬芳

车间宽敞明亮
还时常播放着时尚音乐
机械臂舞着精准节拍
机床刻画着专利杰作
数据线牵出的财富曲线,上扬
生产线上,各种品牌
随指尖娴熟地流向远方

创新,创造
托起了古镇秦栏
电子产业新一轮朝阳
安徽的温州模式
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